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門人熊　儐　[illegible]夫編次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訂

心性下

問近時用工覺心思起滅不寧柰何羅子曰天下事理當先本根本根既正則末節無難矣今度所用工夫原非思慮之不寧是由心體之未透也蓋吾人日用思慮雖有萬端而心神止是一個巡萬念以滯思慮則滿腔渾是起滅其功似屬煩苦就一

心以宰運化。則衆動更無分別。又何起滅之可云也與哉。譬之庭樹如許紛亂。然生意則皆根榦之所敷榮。世固未有外根榦而爲枝葉者。譬之長江波浪亦如許紛亂。然洋溢則皆水性之所流動。世亦未有外水性而爲波浪者。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夫慮以百言。此心非果無思慮也。惟一致而統之。則還殊而爲同化。感而爲寂。渾是妙體。更無他物。欲求纖毫之思慮亦了不可得也已。衆共怏然。以爲疑念頓釋。[illegible]

又曰、此時此心、果是起滅無從、渾然妙體、但不肯邪思、安保終無竊發、曰君子兢業以過一生、此意豈容暫忘、但太陽出而魍魎消、聖人作而萬物覩、乾剛獨善操持、八荒孰非統內、不思務此、而角力爭雄、以希掃蕩、則戰國春秋、更無寧日矣、

問昨來論心雖極懇切、退思聖學廣大精微、如何養出端倪、羅子曰、吾人爲學、本以學聖、而聖神學脉非易也、故百工居肆成其事、君子學致其道、卽孟子離母從師、顏氏依依陳蔡、孔子天縱、亦嘗編三

絶。今欲學聖人。而非特立堅志。親就良朋。且却脫塵煩。專居靜地。以博學審問愼思明辨。其能有成者。葢百無一二矣。曰請教公之靜養。欲求端倪意向。又是何如。羅子慨然改容。起曰。明公志氣。誠是天挺人豪。但學脉如所云。不免無幾。快乃公矣。雖然何啻明公。即漢儒以來。千有餘年。未有不是如此會心。以快却生平者。殊不知天地生人。原是一團靈物。萬感萬應。而莫究根源。渾渾淪淪。而初無名色。只一心字。亦是強立。后人不省。緣此起個念

頭就會生個識見因識露個光景便謂吾心實有如是自在寬舒不知此段光景原從妄起必隨妄滅及來應事接物還是用着天生靈妙渾淪的心心儘在為他作主幹事他只嫌其不見光景形色回頭只去想念前段心體甚至欲把促終身以為純亦不已望顯發靈通泰宇天光用力愈勞違心愈遠與言及此情甚為之哀惻奚忍明公而復蹈此弊也哉曰某亦惕然不作前想但要如何用工曰孔門學習只一時字天之心以時而斷人之心

以時而用、時則平、平而了無造作、時則常、常而寂

無分別、入居靜室、而不異廣庭、出守事爲、而閒

經史煩囂既遠、趣味漸深、如是則坐愈靜而意愈

閑、靜愈久而神愈會、尚何心之不真、道之不凝、而

聖之不可學哉、

一友外至、素共仰慕者、大衆欣然、羅子嘆曰、今日此

坐、信良會哉、友曰某平生坐講會而稱良、往往虛

過、願詳示、不更至虛此會之良也、曰人之恒言、

事務遇有善處、便多稱良、則良亦似只是善、而

亦似只是良無大分別然經傳中又多以二字並言之則又似不能無分別於其閒者即今想像而言善則博大於良良則眞實於善要之善是成熟得自人爲處多而良是根源出自天然處多故凡事務以善稱者皆形迹顯著而可指數凡事務以良稱者皆端倪渺漠而費形容即如此會長幼秩序坐立而少動作師友從容問辨而多閒默旁人觀之未見有甚好處然情思欣欣浹洽氣味藹藹和平又難說有甚不好處所謂無善而無不善者

也良知面目大都若此而茲會之爲良會也亦可以類推矣坐間各各快意羅子復更囑曰諸君毋将此良字只當解說昔子貢贊孔子盛德而曰温良恭儉孟子指孩提知能而曰不慮不學即是而觀則吾人學問始固由良以出終亦由良以盛此良此身渾然一體者也故今更以人良乎會慎勿以會良乎人把柄一差則功效迥别矣

外至之友平素脩行持心而學問根源未悟聞前善良言方切擬議時廳廣人衆不便聽聞多就羅子

主席前後友遽然曰學務時習今坐立雜沓恐非善良羅子曰此等去處語之以善果是動容莫率然語之以良則實為意念真純故雖未足以語其善而亦可以言其良也蓋良訓作易直易也者其感而遂通之輕妙處也原不出於思慮直也者其發而即至之迅速處也原難與以人力所以良知謂之不慮良能謂之不學却是慮與學到不得的去處也如今一時問辨親切況復新美殊常後進聞所未聞即踴躍而前急圖聽受坐立少有參差

亦照料之不及、正與孩提之不慮不學、稍稍相類、故不避忌諱而輒許其近於良也、友又遽然曰、此在孩提則可、若我輩年長則不可、知能日壞、其良無幾、此友時方司訓隣邑、羅子起謝曰、君言及此、果是一方斯文之幸、但人皆知學問之難、而不知立教之尤難也、蓋學問善否、所係只在一己、而教則及諸大衆、毫釐或差、謬將千里、請爲君喻、夫琢玉以求文章、追金以作器用、其文章之精美、器用之整飭、則類夫學而求善者也、若玉先辨其體、金

先等其質則教而求良之類也今執碔砆而漫琢之範銅錫而漫追之惟日吾取其文章器用而已矣是尚得為良工也哉試觀今時章縫之游庠序胥徒之侍臺司儼恪端莊非不禮文閑熟然窺其底裏可以語良者則千百而鮮一二也故忠信之人始可學禮粉地之潔始可繪畫學者不思希聖希賢則已若萌此個真志便須把孔子之仁者人也孟子之形色天性細細體認我此個人如何却是個仁我此形色如何却是個天性次則將孔子

率性之謂道道不可須臾離孟子之良知不慮而自知良能不學而自能又細細體認道原不會離我我今何會離道良知原不待思慮良能原不待學習我今縱不會思慮而知便豈卽非良知然不會學習而能便豈卽非良能哉久久反躬尋討事事隨處觀察冷灰星爆火現光晶赤子天性恍然具在于時覺悟別開途徑而意味另顯家風孔子所謂道不遠人孟子所謂形色天性了然親見面目而非憶想遥度由是凡從前聞夫古聖之言論

見夫古聖之行履備載於四書五經之中者或相爲感通而其幾愈顯或互爲對症而其益無方如覺已所知能輕忽而失之大過則以聖賢之成法而裁抑之如覺已所知能卑弱而失之不及則以聖賢之成法而引伸之務使五倫之綱常百行之酬應皆歸純粹之中而無偏駁之累則良不徒良而可以言善且善不徒善而可以言至善矣竊謂中庸之庸德庸言多就知能之本良處說大學之至善物格多就聖賢之成法處說論語之知及仁

宋莊以蒞之、而動禮爲善、則多就聖賢之學、必求其至極處說良是以爲善之張本善實以爲良之歸宿。若知能本良格則尤善、而學又必求造其至極、則是崑山粹玉、而加以追琢之功、麗水精金、而貴以文章之妙、其薦於明廷、升諸清廟、不入人共羨奇珍、世世永爲大寶也哉、

前論已畢、此友復曰、某平生點簡心性、自謂有知、羅子即請曰、君於此時、可云與聖人一般否、曰不敢、曰既是知性、豈又與聖人不一般也、曰吾性與聖

人一般。此從赤子時說起。今日只合時時照管本心。事事歸依本性也。時方遜讓恭茶羅子執茶甌問曰。君言照管歸依。俱是恭敬持甌之事。今且未見甌。面安得遽論持甌恭敬也。曰我於甌子也曾見來。也曾持來。但有時見。有時不見。有時持。有時忘記持也。不能如聖人恒久勿失耳。曰此個只論把甌子說。若譬原未不即是甌也。故甌子有見有不見。而性則無不見也。甌子則有持有不持。而性則原無不持也。不觀中庸說率性之謂道。道不可

須臾離君今既云見持不得恒常則是可以須臾離矣可離則所見所持原非是性而君只認假為真不自覺耳曰此性各在當人稍有識者知之况某鄙意於此者乎曰君言知性如是而容易此性之所以難知也大約吾人用功須以格言為主不規孟子之論知性必先之以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苟心不能盡則性不可知也又謂知其性則知天矣故天來深知則性亦不可為知也君反思果曾如古聖賢既竭心思而天之聰明之盡矣乎今時

受用果許得知中庸天下至誠爲能知天地之化育矣乎即不論心思聰明之難盡天地化育之難知且如陸象山接見傳生曉驚嘆其面目殊常神采煥發問之果夜來於仁體有悟故此性惟不能知若果知曉便骨肉皮毛渾身透亮山河草樹大地圍春如人聚入寶所則色色可珍隨取隨足或爲夜光而無所不照或爲如意而無所不生安有見不能常持不能久之弊苟仍前只是裨目境界我知其必然未嘗有知也已今我替君想像果然

平日有個知處都是從赤子胞胎方離知識未斷那時渾全一個天命的確決謂其為善若少長以至今日則滿眼無非紛華滿腔多是情欲一任防閑掃除方纔少得光明妥帖以見其體若意思怠忽則纔括便似仍前矣曰如此工夫某亦未能但堯云兢兢舜云業業恐未有不如此若曰予未詳堯舜聖賢但據君於己所性真決其為善則是初生之時君已受用不着真決其要用力方善則自孩提至今皆然是君於性正疑信未定之時周子

云、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此友未應、旁一友曰、連日承教、覺身心果無大失錯、卽童僕輩相聚言動、亦時時自在、夜想甚快、覺從前差迷也、時二三友、與予、捧茶方至、羅子指而嘆之曰、君視家中盛僕、與視捧茶童子何如、曰更無兩樣、頃之、羅子復問曰、不知君此時何用工、曰此時覺心中光光精精、更無滯滯、曰君前云與捧茶童子一般、說得儘是、至曰心中覺光光精精、無有滯滯、說得又自翻帳也、友曰、我看並未翻帳、曰童子現在請君問他心中、

有此光景否、若無此光景、則分明與君兩樣矣、曰、此吾輩差、不識先生心中工夫何如、曰我的心、也無個中、也無個外、所用工夫、也不在心中、也不在心外、只說童子獻茶來時、隨衆起而受之、已而從容啜畢、童子來接時、又隨衆付而與之、君必以心相求、則此無非是心、以工夫相求、則此無非是工夫、若以聖賢相求、則此亦可說動靜不失其時、而其道光明也、友謝曰、吾輩平日用工、全未的確、今不敢不勉矣、

前友再越旬日、復訪向羅子、欣然謂近復得個悟頭、甚是徹透、羅子請其詳、友曰、向時見有未眞、每云自己心性、有時而得、有時而失、顚倒錯亂、中無定主工夫、安能純一、殊不知耳目口鼻心思、天生五官職司一樣、試說吾此耳此目、終日應接事物、誰會一時無耳目哉、耳目旣然、則終日應接事物、又誰會一時無心思哉、耳目心思旣皆常在、則內外主宰已定、而自己工夫、豈不漸漸純熟、而安全也哉、羅子嘆曰、君此悟雖妙、然終久還會自生疑障

也、其友甚不服、從曰、孔孟性宗、同歸於善、今子悟性固常在矣、獨不思善則性在時爲之、而不善則亦性在時爲之也、吾子以常在而主性宗、是又安得爲全善也耶、其友恍然自失曰、將柰何、曰是不難、蓋常在性之眞體、而爲善爲不善者、性之浮用、體則足以運用、而用不能以遷體也、試思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其千變萬化於前者、能保其美惡哉、是則心思之善不善也、然均聽之、均視之、一而均明曉而辨別之、是則心思之能事、性天之至善、而

終日終身、更非物感之可變遷者也、此友怏然謝去數月、重來、大衆具在、向羅子謝曰、人言得悟、如醉夢復醒、若先生之悟小子也、則是死而生之矣、一友每坐、閉目觀心、羅子恐其門路或差、乃問之曰、君今相對、見得心中何如、曰烱烱然也、但常恐不能保守、柰何、曰且莫說保守、只恐或未是爾、曰此處更無虛假、安得不是、且大衆俱在此坐、而心中烱烱、至此未改、曰可知烱烱有個落處、其友頗不豫、羅子乃遍詢、又舉心性之說申之、若謂天性之

知原不容昧，但能盡心求之，明覺通透，其機自顯而無蔽矣。大衆聞之欣喜。其友又詳道先生父母之孝友樂善。羅子泣下。其友又復解以他事，隨歌詩一首。羅子感痛，乃徐徐曰：君纔叙美先人，安慰小子，自我觀之，儘是明覺不爽，何必以烱烱在心爲也。况聖賢之學，本之赤子之心，以爲根源，又徵諸庶人之心，以爲日用。君纔言當時是合得，若坐下心中烱烱，却亦原未帶來，而與大衆亦不一般也。其友顔色少解，曰：但由工夫得力已久，至此難

敎棄去。曰感君垂念先人。欲直言相報。若果直言。君根棄去不早矣。蓋吾人有生有死。與老丈俱存日無多。適纔烱烱渾非天性。而出自人爲。今日天人之分。便是將來神鬼之關也。今在生前。能以天明爲明。則言動條暢。意氣舒展。比後至没身不爲神者無幾。若今不以天明爲明。只沉滯襟膈。留戀光景。幽陰既久。殁則不爲鬼者亦無幾矣。老丈方謂得力。豈知此一念頭。翻爲鬼種。其中乃鬼窟也。儆其友遽起曰。怪得近來用工。若日中放過處多。

則夜卧夢魂自在若其日中光顯大盛則夢魂紛亂顛倒令人至不堪也非遇先生幾枉此生矣大衆惕然而此友向羅子謝且懇曰學人茲病殆過寢寐安能明公手挽天河爲舉世爭滌塵垢也問連日領教亦多不識更有可加益否羅子曰諸君各陳坐間所用工夫果與昨日所論天人之關對證何如或曰質弊難言曰吾儒之學本之心性人性皆善難說一無所知如汝念我遠家遠來相看及至坐下恭敬溫和藹然可掬此非道如何非學

如何，顧在爾自擔當，若能擔當，莫說是爾，卽途人皆可以為聖賢，若不擔當，莫說是汝，卽是聖賢，亦不知所終矣，曰不知作聖何先，曰以信為先，蓋聖賢垂世，決非相誕，若人性與聖賢有二，孟氏肯自昧本體，而斷斷然謂其皆善也哉，今世間事，多少未見影響，只憑人傳言，便也往往向前去做，及去做時，亦往往得個成就，何乃生來本性，原日禀自天衷，孩提知能，善良又皆可指，反只遲疑不決，以致虛過終身，不大可嘆惜也哉，今惟出門一步，斷然

謂吾性爲皆善、又斷然謂聖賢爲可學、便精神意氣忻喜奮揚、所性善端、如奇花瑞草、潤逢甘露、芬芳一時競發、雖欲罷而不能矣、於聖賢也其何有哉、或曰、人性固善、然必戒慎恐懼、方有存主執持纔是、曰、如兄之言、果爲有見、若末後二語、學問兩路、彼以用功爲先者、意念有個存主、言動有所執持、不惟已可自考、亦且衆共見聞、若性地爲先、則言動即是現在、且須更加平淡、意念亦尚安閑、猶思有所做作、豈獨人難測其淺深、即已亦無從

長縱是有志之士亦不免舍此而之彼矣然明眼見之則眞假易辨而有進無進非所論矣就如兄所舉戒愼恐懼豈是憑此四字便即可去戰慄而漫爲之耶也須小心查考立言根脚葢其言原自道不可離來今舉業講貫也曉得非我不離道乃是道不離我所以然者又是道非自道只是率性性非自性只是天命故道之所在性之所在也性之所在天命之所在也既天命常在則一有意念一有言動皆天則之畢察上帝之監臨又豈敢不

兢業捧持、而肆無忌憚也哉、如此、則戒慎恐懼、原畏天命、天命之體、極是玄微、然則所畏工夫、又豈容草率、今只管去用工夫、而不思究其端緒、卽如勤力園丁、以各色膏腴堆積之蘭、自託壅培之厚、而秀苗纖芽、且將消沮無餘矣、要而論之、務求速效者、必功不細、認理無根者、必事易弛、噫愛惜身命、珍重機緣、千生萬生、總在今日、

羅子曰、孔子大聖人也、萬世無及焉、然其實非孔子之異於萬世、乃萬世之人、自忘其所同於孔子焉

耶孟子云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夫赤子之不學不慮與孔子之不勉不思渾是一個吾人由赤子而生長則其時已久在孔子地位過來今日偶自忘之豈惟赤子然哉孔子曰仁者人也彼自異於孔子者或亦自忘其為人也耶省之省之

羅子曰此學玄妙入微不是說了便罷須要發個不惜身命心無一毫為世塵念時刻不放後方有成

問談學皆有宗旨而先生獨無自我細看則似無而有似有而無也羅子曰孔孟門庭風光果別吾子

以似在有無之間言之、雖亦善於形容矣、其實不然、我今問子、原日初生是赤子否、曰是、曰初生既爲赤子、難說今日此身、不是赤子長成、曰今我此身果是赤子長成、曰此時我問子答、是知能之良否、曰是知能之良也、曰此個問答、要學慮否、曰不要學、不要慮也、曰如此以爲宗旨、儘是的確爲有矣、安得猶言似有而無也、曰學貴宗旨、令有憑準、好去執持用工、若只如我問你答、隨聲應口、人人皆然、時時如是、雖至皓首、終同凡夫、又安望有

道可得有聖可成也耶曰吾于此疑果是千古不決之公案然却是千聖同歸之要緊也其端只在能自信從而其機則始於善自覺悟如其覺悟不妙難望信從而同歸矣蓋虞廷言道原說其心惟微而所云工夫却要惟精惟一有精妙的工夫方入得微妙的心體孔子統括却言不止精微而言絜淨精微則是精微而更精微即所謂玄之又玄也若如書舍所刋講說膚淺甚矣世人無識翻喜他有個宗旨依循好去研窮踐履謂能到純熟即

便是聖賢、此正俗語粗大麻線而求透針關、難灌稊稗而望食佳餐也、惡可得哉、曰請教赤子如何用工、曰心爲身主、身爲神舍、身心二端、原樂於會合、苦於支離、故赤子提孩、欣欣長是歡笑、葢其時身心尤相凝聚、而少少長成、心思雜亂、便愁苦難當了、世人於此、隨俗習非、往往馳求外物、以圖得遂安樂、不想外求愈多、中懷愈苦、甚至老死不知回頭、惟是善根宿植、慧目素清、人他却自然會尋轉路頭、曉夜皇皇、如饑孚想食、涷露索衣、悲悲[illegible]

切於欲轉難轉之間或聽好人半句言說或見古先一段訓詞時則憬然有個悟處所謂皇天不負苦心人到此方信大道只在此身此身渾是赤子又信赤子原解知能知能本非學慮至是精神自來帖體方寸頓覺虛明如男女媾精以爲胎果仁沾土而成種生意津津靈機隱隱云是造化而造化不以爲功認爲人力而人力殆難至是此則天心道脉信爲潔淨精微也已曰此後却又如何用工曰吾子只慮不到此處莫患此後用工子若不

信、請看慈母之字、嬰兒、塲、師之、培、寶、樹、其愛養滋扶、意思何等切至、而調停斟酌、機括何等神妙、予固莫能爲問、我亦莫能爲答也已、

羅子曰、懋哉子朱子之有功聖門也、學固得其大方矣、孟子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又曰大匠不能使人巧、夫匠立成器、士志聖神、其精至於無跡、妙入於難窮、取諸智巧焉、則均也、然器非規矩、巧將安施、遡非六經、智將奚措、朱子之於學、余固未能悉其善巧何如、至所爲言必先之讀書、讀書必先之

六經則眞吾聖門之大匠也其功顧不宏且遠耶
故規矩誠立而巧之不精學之咎也不求以巧而
規矩弗先教之訛也

羅子曰醫仁術也仁莫切於愛親由親之愛而通於
醫焉則其術之仁也自將根乎中而達乎其外推
愛親之心以愛乎人人疲癃者起之殘疾者作之
則生意充塞莫可禦也已矣

大守請觀鄉約老幼羣聽羅子進而謂曰汝等聽此
聖諭也覺得心動否咸曰豈止心動均欲泣下益

此土原是夷地，而其守又是女官，以殺戮戰鬬爲事，吾民無老無幼，若蹈水火。乃今變夷爲華，已登危而卽安矣，况復得沾

聖明之化而共享大平之福耶。羅子因顧大守曰：此方人民，其胥而爲夷者，不知其幾千年矣。今觀老幼之忻忻向善，其良心感發，比之他郡，更爲加切。雖是饑渴之人，易爲飲食，而良心同然，則固不容以地之中外，而有毫髮之間也。然則鼓舞振作，以全其興起之美者，固汝郡之責，而善推所爲，使僉

滇之華夷而共歸於大同之化者尤吾臺司之功、而不容自諉也已、

夏予遷菰州守、請視學舉行鄉約于海春書院、院乃署州事即舊學基而爲之者、羅子以治海經是歲苦水勢橫溢民居民田、溺爲巨浸、今下流旣導、田苗青緑髦倪頌樂、羅子謝職事勸績、客有指庭樹告曰、前遷學、議伐宮牆多樹、以充梓材、樹栖羣鳥、徙巢他林、及議勿伐、歸巢如故、言訖、翎羽翩紛、音聲鼓噪、與老幼樂意若相關然、羅子因憶夏予向

以事至省相延談性夏子堅以性命非下學可與羅子詳爲辨析別後數月來遊泮林聽鳥觀魚見猶靜止似與疇昔之時訊語逈異乃訶詢所得夏子忻然對之曰往以俗習牿我天良恒謂聖賢非人可及故究情考索去道益遠豈知性命諸天本吾固有其於日用言動事爲停當雖古聖哲難以殊論近來覺不爲拘迫矣羲將進謝羅子止而謂曰子近得比前果大徑庭但停當二字尚恐或未盡停當也夏子矍然曰言動事爲可不要停當耶

日可知言動事爲方纔可說停當則子之停當者時而要有時而不要矣獨不覩茲栢林之禽鳥乎其飛鳴之相關何如也又不覩海疇之青苗乎其生機之萌茁何如也子若拘拘以停當求之則此鳥此苗何時而爲停當何時而爲不停當耶故曰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造化之妙原是貫徹渾融吾子蚤作而夜寐嬉笑而偃息無往莫非此體豈待言動事爲方思量得個停當又豈直待言動事爲停當方始說道與聖哲不殊若如是用功如

是作見，則未臨言動事爲，固是錯過，而旣臨言動事爲，亦總是錯過矣。夏子慢然興曰：子在川上，謂不舍晝夜，吾人心體，決不可一息有間，況今當下生意津津，與不殊於禽鳥新苗，往時萬物一體之仁，果覺渾淪成片矣，翻思前此，欲求停當，豈不是個善念，但善則便落一邊，旣有一邊善，便有一邊不善，如何得晝夜相通，萬物一體，故知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亦因得此不息之體，非在安貧上也。曰：子之所見，果於所執，而將渾化，但[illegible][illegible]，今以

後日同諸士將此生生之機暢達敷布俾一

邑父老子弟俱忻忻以與孝與弟相養相安共羨

林禽鳥而和鳴並茲嘉禾而秀穎則萬物並育之

風六合同春之象行自昆陽而肇端莫可涯量矣

楚雄分巡邀會龍泉書院老幼群集聲歌鼓鍾上下

雍如羅子共感頌我

祖宗德化勸士人奮興一生請問天命之性章旨羅

子詰以時講已悉子果何問生曰因戒慎恐懼不

免爲吾心寧靜之累曰戒慎恐懼姑置之且言子

心之寧靜何狀耶、其生漫應以天命本然原是大
虛無物、又歷引夜氣清明、及觀未發以前氣象、羅
子謂此皆說汝原來抄書常套、與今時心體不切、
生默然、適執事供茶、循序無差、羅子目以告生曰、
諦觀羣胥、此際供事、心則寧靜否、此生意未解、傍
諸士忻然起曰、羣胥進退恭肅、內固不出、而外亦
不入、雖欲不謂其寧靜、不可得也、曰如是寧靜、正
與戒懼相合、而又何相妨耶、今業舉者、多安意於
讀書作文、居則理家、出則應務、自以爲日用常行、

至論講學做聖賢，却當別項道路，且須擱下工夫，故每每以閉戶靜坐為寧靜，以矜持把作為戒懼，欲得乎此，恐失乎彼者，殆將十人而九矣，曾不思天命率性，道本是個中庸，中庸解作平常，而平常之人所共由也，且須臾不可離，須臾不離，因無常時刻所常在也，諸生試聽，適纔童子擊鼓敲鍾，一音一響，鏗鏗朗朗，諸鄉老拱立而聽，亦一[illegible]一字，曉曉了了，以至諸吏胥執事供茶，亦一步一趨，明明白白，一堂何外，却一人，一人何外，却一刻，而不

是此心之運用、此道之現前也耶、生曰、戒懼似用工之意、不應如是現成、曰諸生可言適繞童冠歌詩之時、與吏胥進茶之時、全不戒懼耶、其戒懼又全不用工耶、蓋說做工夫、是指道體之精詳處說做道體、是工夫之實徹處、道體既人人具足、則豈有全無工夫之人、道體既時時不離、則豈有全無工夫之時、故孟子云行矣不著、習矣不察、所以終身在於道體工夫之中、儘是寧靜、而不自知其爲寧靜、儘是戒懼、而不自知其爲戒懼、天下古今、盡

莫不皆然也、伊尹謂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吾輩安敢謂有所知覺、但汝公祖郡師、聯此嘉會、非是講說章句、期望利達、止因爲汝諸子身心、具有此個光明至寶、貫通晝徹夜、照地燭天、隨以諸士居家出外、而不舍、替汝諸士穿衣喫飯而不差、相似寧靜而又戒懼、似戒懼而又寧靜、常常在於道學門中、亦久久在於聖賢路上、却個個不肯體認承當、以混混沌沌、枉過一生、從今只好竪起脊梁、肩起擔承、將聖賢學問、只當家常茶飯、實實受

用以無負

朝廷作養之功，不忝父母生育之德，不必別立門戶，不必更做工夫，惟即汝諸士之今日讀書，他日之中舉登仕，管保可以上同孔孟伊周結果也，勉之勉之

丁癸畢永昌兩庠生儒，請書院會講，羅子嘆曰，人生世間，惟有此一件事，最爲緊要，然人於百年之中，未嘗時刻休歇，看他何等勤惕，何等周詳，獨於此處却寬懷放意，不來說着理着，要之總是不肯言。

量、若思量時、則孔孟去後至於今日、其閒功名富貴、豪傑英雄、皆是如我等之勤惕、而周詳者也、畢竟灰飛烟散、杳無歸着、使當時若移其勤惕之心、以求勤惕志氣、移其周詳之心、以求周詳問學、豈不得入于聖人宮牆、而萬年一日也耶、况每年設立春秋二祭、每月設立朔望兩拜、俱是爲吾輩樹立表儀、使人人有所觀感、此而不興、則非夫矣、諸生曰、聖賢好作、雖愚夫當知、往往求而弗得、請示以方、曰、聖賢去我已遠、其方從何而覓、所立五經

四書即其方也但今看經書者多只草率將一切舊說信是聖賢宗旨所以終身老於佔俾而負己性命了無相干與草木朽腐又何足怪曰不知性命要如何理會曰若依舊說理會莫說老成即喚百十童生命以天命謂性一題各各成章其於性命亦似了了但就聖人分上自言五十方知天命則聖人理會性命如是之難吾人理會性命如是之易此豈聖人之質鈍于吾輩哉要之吾輩之理會非聖人之理會也曰吾輩固差不知聖人如何

理會曰若危病之家之求醫乎倉皇急遽西走東
奔旁詢其故則曰為救性命也夫性命二字生死
係焉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孟子
曰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哀哉為言蓋弔其雖生
而已死也今須持畏死求生之心以去理會性命
便自精神百倍而聖人地位方有可望矣故曰吾
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又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
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看他此段精神方是與
危病求醫者同其汲汲所以能起死回生而續延

性命亘萬古而長存也、不是如此懇切、而漫欲理會、吾知其決不可得也已、

至騰越、鄉縉紳邀會來鳳山房、方坐捷音疊至、乃賡歌相慶、諸縉紳因顧州守曰、吾騰文事武備、一時濟美、則萬世無疆之休、識于茲會卜之矣、今茲會堂以默識名扁、而羅公祖五華會語、謂孔子默識之識、即明道學者先須識仁之識、果然仁字識得、則痛癢乃身、暨文事之修、武事之備、俱是不厭不倦實甚工夫處矣、客有問曰、此章謂學不厭教不

倦、何有於我、公祖會語謂爲不難、不知他意入乘父兄、出事公卿、何有於我、亦可作不難看否、曰此亦從意識中來也。蓋既認得父兄是我之親、公卿[illegible][illegible]之尊、則自然推不開脫不去、其敬事勉力、亦也不得如無所解于其心、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莊子豈能言之、而孔子却肯說此事何有於我身也[illegible][illegible]貢曰、子貢說夫子不言何述、却是推開自身而覓之於外、天何言哉、夫子正爲方便指以默的[illegible][illegible]今若曉得四時之行、不得不行、便見夫子不

厭是百物之生不得不生便是夫子不倦處州守書曰此豈惟可以知夫子之默識且可以知程子之識仁並我與人原是一個四時百物亦原是一個豈有學不厭而誨乃倦亦豈有四時常行而百物不生者哉看來昌黎博愛謂仁亦是日昌黎之學甚不易及却原人篇舉草木鳥獸而總名之曰山舉蛟龍魚鱉而總名之曰海舉家國天下而總名之曰人此與孔子大學之旨一毫不差州守曰看來孔子仁字只是個一字所以先正有欲把易

有太極的易字、作一字讀、然則所謂識乎仁者、總只是見乎一也、諸生復質問曰、曾子謂一貫即忠恕、却不知一貫與忠恕又何分別、曰分別即不是纔、汝父母云、人與己是一個、四時與百物是一個、知得此個一處、便知得孔子仁與恕矣、諸君潸然嘆曰、今天下國家、若都曉得此個意思透徹、則諸宜撫雖遠、亦可聯之几席、莽睫喇雖夷、亦可服之華教、而況目前生民、有不如保子、如切體膚也哉、曰、此個責任、原人人本有的、亦人人本該的、孔子

說仁者人也。今出世既爲人。便出世來當盡仁也。盡這個仁以爲這個人。則其仁又何所不該括耶。即如今時鄉村俚語說某人是個人。又曰某人不是個人。其曰是人也者。豈獨謂其能梳頭洗面而穿衣吃飯耶。其曰不是人也者。亦豈獨謂其頭面不整。而巾屐不備也耶。要必舉其所以處事。所以處人。所以處家處國而言之也已。故此意只患不能默識。若默識得時。自便不容辭。亦不容已。如我今識得是屯道。則屯政敢自諉耶。我今識得是州

則州事敢諉耶、故屯曰、事州中事、諸公大衆、仰問之、亦多不應、若我與君、則身雖在此、而心則往來四境、凡幾番矣、諸君嘆曰、身在此、而心每往來四境、則可以言默而識、公祖與父母同此心、則是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矣、

前講耶、客有曰、公祖父母、則可謂純乎天理矣、但不知人欲雜耶、又作何方也、羅子曰、凡言善惡者、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者、皆先吉而後凶、今盈宇宙中、只是個天、只是個天、便只是個理、惟不知是天

是理者方始化作欲去如今天日之下原只個光亮惟瞽了目者方始化作暗去了也吝悰然瞎目幸矣幸矣我公祖未說破時只覺人欲紛擾今一提醒則我們晨起梳頭冠來清茶淡飯纔而遊嬉赴會迎我公祖聽講耳目聰明心志輕快卽頃刻間俱化作一團天理果然天日常明而人們雙瞎也學之有頭腦也如是哉有後剛日學以默識爲頭腦請試言之曰孔子云默識是着不得何處或優目堂中柱有靜定之聯何日學之有取於默也

如是、所以君子用功、不可不靜且定也、曰默。識是定。靜的頭、定靜是。默識的尾、不觀大學之定靜、必先之以知止也耶、或再拜曰、學難乎有得、某今近于慮而得矣、先生之賜孰大焉、

翼日復會鳳山書屋、一時老幼駢集、客曰、俗云人各有心、竊謂不然、蓋秉彝好德、原有本心、如今日堂上堂下、人雖千百、心心相通、渾然一個也、羅子嘆曰、豈惟茲堂之人哉、卽昨龍川頭目辭去、因今適士引之、以觀城中元夕燈火、諸頭目有感于士民

惟慶上下安和，平生所未及見，今早復于門官求進，見甚切，予令譯所欲言，譯者曰，渠見州衛軍民，心竊不分，說金騰與三宣，譬則均是天朝一段土田，中間只隔着一條埂塍，今埂塍內，都是茂盛禾苗，埂塍外，都變做稗子蒿草，願上司也發大慈悲，着眼一同看看，言訖，涕泪交下，予時亦大爲所動，大衆曰，公祖之感夷人，眞以萬物爲一體矣，一生問曰，萬物一體，誠仁者之心矣，然孟子却云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不知仁與道又可

分別耶曰孟子此言即中庸率性之謂道一句也蓋原仁之一言乃其生生之德普天普地無日無時不是這個生機山得之而爲山水得之而爲水禽獸得之而爲禽獸草木得之而爲草木天命流行物與無妄總曰天命之謂性也然禮經云天命之性人爲貴人之所以獨貴者則以其能率此天命之性而成道也如山水雖得天性生機然只成得個山水禽獸雖得天性生機然只成得個禽獸草木雖得天性生機然只成得個草木惟幸天命

流行之中、忽然生出汝我這個人來、却便心虛意妙、頭圓足方、耳聰目明、手恭卩止、生性雖亦同乎山水禽獸草木、而能鋪張顯設、平成乎山川、調用乎禽獸、制乎草木、繇是限分尊卑、以為君臣之道、聯合恩愛、以為父子之道、差等次序、以為長幼之道、辨別嫌疑、以為夫婦之道、篤投信義、以為朋友之道、此則是因天命之生性、而率以最貴之人身、以有覺之人心、而弘夫無為之道體、使普天普地、俾變做條條理理之世界、而不成混混沌沌之

乾坤矣、衆賛曰、公祖之言、正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設位、而聖人成能也、曰此個心字、與尋常心字不同、須用一個譬喩、纔明、蓋人叫做天地心、則天地當叫做人的身、如天地沒人爲主、就像人睡着了、身子完全現在、却一些無用、天地間一得個堯舜孔孟主張、便像個人睡醒了一般、耳目却何等伶俐、身體却何等快活、而家庭內外、却何等齊整也、聯衆嘆曰、聖人不生、萬古如長夜、今我此身、本可爲堯舜、本可爲孔孟、而自甘于禽獸草木也、

顧其機誠在醒與不醒。願今我公祖以先知覺後知使膺齋內外常惺惺也。一生日畢貴能醒。但孟子鷄鳴而起孳孳爲善孳孳爲利雖均一醒而所爲不同。奈何曰醒與睡是將他來作個譬喻。睡醒之醒止從眼開處說。醒覺醒之醒則從心開明處說醒。若以眼開之醒而即當心開之醒則自堯舜孔孟之外而比比自甘同禽獸草木者豈盡閉眉合眼之人耶。惟須得如今日一堂上下人人出見本心則人與仁合。即上司便成上司。僚屬便成寮

應鄉士夫便成鄉士夫郡子弟便成郡子弟豈不人道昭布於一堂也耶又曰合而言之道與本立道生之道同否曰論語首言學而時習即繼以其爲人也孝弟蓋孔子之學只是教人爲人孔子教人爲人只要人孝弟所以又說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親親即仁以孝弟之仁而合于爲人之人則孝可以事君弟可以事長近可以仁民遠可以愛物齊治均平之道沛然四達於天下國家而無疆無盡矣合而言之則道豈有不生也哉大衆皆曰

今日滿堂、眞是個個心目醒然、固未有一家之人皆醒、而盜賊敢窺竊者、若不自此而遠避萬里也耶、

州衛及諸士夫、復請大衆鄉約、講畢、父老各率子弟以萬計、咸依依戀戀、不能舍去、羅子因進諸生而問曰、適纔汝爲諸人講演鄉約、則善矣、不知汝所自受用者、復是何如、生曰、自領教來、常持此心、不敢放、羅子目諸士夫嘆曰、只恐此生持者、未必是心也、生悚然曰、不是心、是何物、羅子因乃遍指面

前所有而示曰汝看此時環侍老少林林總總個個歹着足而立傾着耳而聽睜着目而視一段精神果待汝去持否豈惟人哉兩邊車馬之旁列上下禽鳥之交飛遠近園花之芬馥亦共此段精神果待他去持否豈惟物哉方今高如天日之明熙和如風氣之暄烈藹如雲烟之霏密亦共此段精神果待他去持否生未及對諸老幼咸躍然前曰我百姓們此時懽忻的意思眞覺得同鳥兒一般活動花兒一般開發風兒日兒一般和暢也不曉

得要怎麼去持也不曉得怎麼去放但只恨不曾早來聽得又只怕上司去後無繇再來聽得也曰汝諸人所言者就是汝諸人的本心果是就同着萬物的心諸人與萬物的心亦果是就同着天地的心蓋天地以生物爲心今日風暄氣煖鳥鳴花發宇宙之間渾然是一團和氣今日

太祖教汝等孝順和睦安生守分閭閻之間亦渾然是一團和氣和則自然致祥如春天一和則禽畜自然生育樹木自然滋榮禾稼自然秀穎而萬實

羨利、無一不生生矣。況人家一和、而其興旺繁昌所有利益、又何可盡言耶。故適來童子歌詩、謂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樂只二字、亦正是一團和氣之意、汝輩、看已不必言、若許多後生小子、肯時時恐、便性氣于親長之前、不好爭鬬于隣里之間、不多殺害于六畜之類、以去斷喪這一團和樂之意、則千年萬載、長時我在汝騰越地方矣。又何恨其來之遲、而悔其去之速耶。言訖、皆淫淫涕下、羅子因強止散去、生復再四

進曰、公祖謂老幼所言、旣皆渾是本心、則某所言者、又何獨不是心耶、羅子嘆曰、謂之是心亦可、謂之不是心亦可、蓋天下無心外之事、何處所持、而不是心、但旣有所持、則必有一物矣、試看許多老幼在此講談、一段精神、千千萬萬變變化化、倏然而聚、倏然而散、倏然而喜、倏然而悲、彼旣不可得而知、我亦不可得而測、非惟無待于持、而亦無所容其持也、子于此心渾淪圓活處、曾未見得、而遽云持守而不放下、則其所執者、或是意念之端倪、

或只見聞之想像持守益堅而去心益遠矣故謂之不是心亦可也生曰生平日謂心與意若不相遠今公祖謂所持只可是意念而不可曰心心與意如何相爭如是之遠羅子浩然嘆曰以意念爲心自孔孟以後大抵皆然矣又何怪諸君之錯認也耶但此個却是學問大關此處不淸而漫謂有志學問是猶煑沙而求作粥縱水乾柴盡而粥終不可入口也諸縉紳曰意念與心旣不同須爲諸生指破曰若使某可得用言指破則生亦可得以

用力執持也諸生聞而嘆曰然則不可着力指破處便是心而稍可着力執持處便是意念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欲得天地之心而持循之其當復以自知始於是復連會數日

有因羅子論書不費力嘆曰程子見張子正蒙云片片赤心流出朱子見周子太極云分更分漏先生苦心今諸生止覺公祖之流出者赤心片片而未知公祖之分更分漏曾經無限苦心來也羅子感其言將備述先大夫先夫人教育之勞與從前愚

頑之狀，眞是萬苦盡嘗，而猶未免于不肖之歸者，
情亦悽切。諸公曰，古今人品，獲有成立，未有不本
諸學習，古今學習，未有不經乎苦楚，固不止我公
祖一人已也，曰，學必以習，習必以苦，果如諸公所
云，但世間百樣難事，皆有人百般苦習，某旁觀極
險之地，如過海通番，極危之技，如走索飛鈴，極微
之術，如占角識驗，最艱最妙，而世上諸人，處處時
時，未免乏絕，此何故哉，亦只緣其初一念精專，便
自然各各會到家矣，奈何眼前有兩場事，較之以

上諸般、更是平常簡易、却乃未見一人肯上心者、衆皆譁然問曰、是那兩場事、曰爲學而做聖人、爲治而開太平也、夫以上諸般艱難、只因一人有個念頭要做、便就諸般皆會、此兩場簡易直截、比之諸般、尤爲百倍、若人果肯上心注意、則豈有堯舜以後、更無善治、而孔孟以後、更無眞儒也哉、此決非聖人之難做、太平之難開、但只緣人一念之未切耳、于是諸君惻然興懷、命書爲立志之盟約云、有以中相詰難者、羅子解曰、二子之言、各有攸當、但

中之爲理，即此時一堂上下，人將百許，其耳目心志，亦豈不有百様，却于二子所言，一字一句，無有一人不入于耳，亦無有一人不想于心者，何哉，蓋因各人于此坐立之時，一切市喧，俱不亂聞，凡百世事，俱已忘記，個個傾着耳孔，而耳孔已虛，個個開着心竅，而心竅亦虛，其虛既百人如一，故其視聽心思，即百様人亦如一也，然則人生均受天中，而天中必以虛而豈不各有攸當哉，曰如何允執，曰諸君將謂有個一定而可用力執持爲允執耶，

是則子莫之所謂執而豈虞廷之所謂中也哉適纔所論中即人人即中人與中固無二體又曰中必虛虛必中虛與中亦無二用也故易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夫既寂然將何所執夫既遂通又何假執若吾儕有志而善用功者亦在愼所感通而已欲愼感通則在不離師友而已使一生長在會中每會長若此際是即可云時習而悅亦即可云朋來而樂孔子所以學不厭教不倦直賢堯舜而付之吾儕幸共勗諸

羅子曰、吾與雲南夷人論學、皆欣欣相向、更無扞格、及與同志縉紳言、反多紛紛同異、蓋學問最怕有意見的人、彼只患聞見不多、然聞見益多、覆蔽益重、反不如不曾讀書人、天性自然、

羅子曰、龍神物也、飛于天、見于田、而其初則潜養淵泉、不輕試用、士之有大才于天下者似之、

羅子曰、天人之際、難乎其言哉、故以言言其分、分則遠矣、以言其自、自則微矣、以言其幾、幾則神矣、神以妙應、夫孰不歆、微以通幽、夫孰不琳、遠以泥見、夫

孰不惑、惑者其論支、昧者其詞偏、欲者其說長、甚哉天人之際也、夫豈不人人之所欲言、豈不人人之所共難言也與哉、

羅子曰、元德溥施、含生無擇、非不物物具足也、然雷厲弗振、風力弗揚、則萌焉而不暢、茁焉而不充者亦多矣、況夫習染之移人、形氣之汨性、如淨几浮塵、力拂而猶增、寶鑑輕氛、蓋滌而特翳、故孩提之愛、眞侔大舜、而少艾之慕、不免于僾逶、旣食貨之嫌、清類伯夷、而萬鍾之受、難辭於非義、此豈斯性之

固然聰氣養之弗充而鼓舞之無術則人鮮不以善初而惡終矣

羅子曰學覺也覺靈知也人心之靈動於感應其是非得失微渺纖悉罔不自知循其知而致焉是聖賢之關鑰也迨夫世念萌生周徧計度始失其所以靈者而任其智識以爲才是故因名以立業勤經以自文於是乎道非其道德非其德冠冕將毁無異其然也夫學莫如孔子其翼易曰君子進德修業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夫一道德、統參贊、乾其至矣、而其要乃在於知至知終焉、斯于古人從學之方、不可獨炳矣乎、夫航者之于海、必先指南、虞者之張射、必繇省括、言貫幾也、學亦然

羅子曰、譜之爲義、其旨有二、崇先德而表章之、斯則重所尊焉、猶水而濬其源也、合羣支而聯屬之、斯則建所親焉、猶水而衍其流也、源之深、流之長、水則皆一脉也、固生生以爲機、而莫之或息焉者也、尊之敬、親之愛、心則皆一仁也、亦生生以爲機、而

莫之或息焉者也。是以歷數千百載、族則惟此人、亦合數千百衆。人亦惟此心。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夫以達之天下者、而惇睦其族、則其族之惇睦也、有不引之而無替也乎。其引之無替也、又不裕如而無難也乎。是誠神禹之因地以置流、順流以適性。而三江九河、翕然朝宗于海也、夫孰得而間且禦之也哉、

羅子曰、三代之教、尊祖敬宗、而人道明、無不協于義

者以宗法立也其法見于戴禮自禮教衰而宗法廢即編氓賈豎無論而雍睦之化或不行于縉紳故義門之稱非古也然而大家世族往往明其世系別其倫次而譜牒之使論世者披策而時動其本原之思以與夫尊祖敬宗之念是固宗法之遺而先王之教未泯也江州之義非天下之共宗乎其處家也聯食至萬指而不異是孰維之以宗法立而禮以維之也

維子曰庶職之在天下也亦多矣其去民獨近而收

忘縣爲也莫如令其去上獨遠而政之難爲也亦
莫如令夫其機果近且易也吾乘其機汲汲以圖
之則易者益易久之將并其難而舉之矣夫其勢
誠遠且難也吾拂其勢汲汲以求之則難者愈難
久之將并其易而失之矣是故善爲令者從之本
末之間慎之人已之際而精別乎名實之分其本
則端其已則盡繇是而之焉以及乎末而通之人
也名實之斷顧不爲易乎哉反是而撥其本以異
末之從病其已以強人之合也其如此名實何

羅子曰、守令職列實是親民、循良古稱、原非他技、夫謂之循者、率其所固然、而謂之良者、本其所自出、循則泯作爲于外、而良則息意見于中、大都與民相安于物靡競、用以保釐休養、不覬近效、惟懷永圖、若劑疴必先乎元氣、蕃圃祗篤乎根株者也、

羅子曰、考課之典、自虞周迄今、雖代有汚隆、而法未嘗改、然昔今治不相及者、則文與實之辨也、材預氏嘗言之矣、蓋古者上肅、已以委誠、下引分以明義、及其黜陟、明試之而已、乃後淳樸漸散、其賢者、

名不越功而獨彰、心不違迹而獨顯、人猶得而稽詢之、綜覈之、其不然者、使上之人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簿書、久之簿書不足信、而法窮矣、

羅子曰、天下之大、譬諸人之一身、朝宁則其股心、涵注精華、以斡樞乎內、海宇則其肌膚、充周氣液、以布濩乎外、至合內外以一其機、徹表裏以聯其間、惟脈絡貫所攸司、臺諫是也、故世稱臺諫者曰言路、蓋以決安危于俄頃、定理亂于呼吸、蹊介經絡之間、秘通關田之下、其效用固甚速、而其神其取

用亦甚重而且大也此善養身者其道雖以是爲之大致而節次之先後攻補之緩急則必詳審嚴慎否則以養而傷者十且八九矣竊視近世之職言路者多盛其意氣而感人不克和平務爲操切而視事莫思究竟是豈識完養之功非一蹴所能而練達之熟必持久乃至也

◆羅子謂友曰子之學久矣而不見有進何也友驚問其故曰吾不見子家座上有二三十友也以此知學之不進

羅子曰一人能孚十友十友各孚十友百人矣百友各孚十友千人矣縣千而萬而億達之四海運掌也只孝弟便是堯舜便足以明明德于天下譬之溪澗此爲一竇彼纔一淙殊覺小小羣山合流衆壑聚派即爲江河一人孝弟一家孝弟人人親長即唐虞熙皥之世不難也

羅子見人有片善寸能不難以身下之常曰聖人無常師況吾輩耶

或曰先生勉人每曰堯舜君民事業世道茫然如何

下手、羅子曰、只在此時一念曰一念足乎嘆曰且問世間何事不成于一念但世人極艱極險踏海履崖百死一生各有其心者只堯舜君民一着皆畏難苟安更無一人切心又安惟至治之不復見於天下也、

羅子問友人曰日日來講說覺發手乎友曰有發手有不發手、羅子愀然曰、何爲其然也、如飲此茶君送我我酬君已而各飲、何等不思不勉何等從容中道、如何便不發手、

或曰兄何以教弟羅子曰但肯盡心教弟即所以教兄也曰某望兄示弟以切要之學耶曰但肯盡心教弟即學之要切處也其友大省

有歌陽明欲識渾淪無斧鑿須從規矩出方圓問曰此與孔子從心不踰矩意何如羅子曰一也蓋孝弟即日用內事不慮而知即先天未畫也生惡可已而不知手舞足蹈即無斧鑿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矣

時禱雨有應或曰是禱之應否羅子曰丘之禱久矣

禱一也，有禱而禱者，有不禱而禱者，禱而云久，是不禱之禱，以善乎其禱者也，久以成禱，則積之于時，而非取必于旦暮，本之淵衷，而非執滯于形軀，夫是以知通晝夜，而恒暫不足以為閒，精微霄壤，而畀崇不足以為限，體融中外，而事理不足以為殊，慎斯術以往，是為先天而天弗違矣，天且弗違，而況于雨之時乎，而況于山川靈應乎，

羅子敘偶然記曰，金華胡公生平活蟻萬萬，莫可勝紀，及公入試，方構思困鬱，乃羣蟻叢簇墨端，點畫

不能着紙公末如之何輒置之假寐良久俄至日暝起視倉皇漫閱終卷以完故事曾未移時遽篇草尋復哦誦覺氣勢昌大殊勝平昔矣閱者及是批數謂出神助樂取第之魁等公紀其事以傳而題之曰偶然云余暴辱公教見而歆祇輿敬曰嘻嘻歎哉純乎公之爲心也入之微而無內溥之大而無外矣夫天之大德曰生而太上之至德曰好生故洋洋浩浩泛溢寰穹無尺寸而不相怜愛亦無尺寸而不相護持天之與人也物之與我也

戚戚皇皇若手足之于耳目肺腑之于軀殼然者其生生也夫孰得而異諸其好生生也又孰得而已諸故人謂公之于蟻也其愛且護也而情可想矣顧不謂蟻之于公也其愛且護也而情尤可想也乎是以縣公之爲愛而想其情也猶淺而易繇蟻之爲愛而想其情也蓋深而難夫不能華諸其文藻而獨罷靡其思惟不能移諸其思惟而獨廢閣乎筆牘既其機纖之圖妙鼓舞之神奇謂之曰偶然也可乎哉然不謂之曰偶然也又可乎哉公

個自命之曰偶然、余亦敬序之曰偶然、

或問舉業工夫如何得合一、羅子曰、涵養本原、斯合一矣、夫涵者、所以蘊蓄靈根、使覺性澄徹於無隔也、養者、所以潤長生意、使天機活潑於無滯也、久之萬象森羅、充若有得、又須如陽明先生入試之說、恐弗輕發、俟浸灌融液、時復觸目、奇文雅歌、逸調、而皆嗜慾消爍、妄優悠于佳木勝水之間、或半年非月、而不過出等夷者、吾不信也、

羅子曰、易詩書禮樂春秋、修之業也、孝友睦婣任恤、

修之行也良知修之本也朋友修之學也故本立則學附學附則業成業[illegible]則行成而與端万家之流不得以雜乎其間莫所以摩挾者漸而浸被者深如是而去帝王之世又豈多讓乎

羅子序實儀曰博且淵哉是典之為義乎夫人有生褱宇則形氣以為之質也形質既褱嗜慾斯熾自非生知鮮能不以私而勝公以人而化物者况師友之緣提撕罕遇于焉愛肆貪溺離情[illegible]疴頻越終身錮沈習覺形體縱已去離情識卒難消化則

所作冤尤惡業一切宛然俱在心目歷年深久了無釋脫之期固非帝王后土必欲設置種種以苦玆羣生也夫羣生種種之苦始既陷于自恣終復蔽于自迷故是典開導首以最上佛心勸其省覺次以酸辛地獄警其惶懼大意若謂羣生佛乘能悟則本性自明性蘊能明則業緣自寂即墮無限犁泥亦可頃刻精通無礙也此其悲憫惓惓真慈親之求亡子聲鳴切切誠雷鼓之振聾瞶凡得見聞未有不惕然動翻然改者以是測度幽陰類推

禁閉其想仰之殷皈依之速又何啻十百千萬于此也耶

羅子曰汝等于人物切不可起揀擇心須要賢愚善惡一切包容直到物我兩忘方是汝成就處方是天地合德處

弟子曰斯學也可推之政乎羅子曰老老而興孝長長而興弟曰爲政以德又曰道之以德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古聖論政而惟德是先覩夫孔孟嘗謂百姓日用而不知是以君子

之道鮮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彼觀夫生民之林林總總於天地之間即魚之於物活潑于江湖河海也江湖河海非此水流貫而天地之間又何往而非此道以生活也哉夫薄海內外萬萬生靈咸謂其性道之同矣然其性之所以善善之所以同惟是孝弟慈之不慮而自知不學而自能已爾予叨仕進自極北邊歷率海而南歷涉吳越閩廣直踰夜郎金齒其深山窮谷歲時伏臘之所繇爲未有一方一人而

非孝弟慈和以行乎其間者則其習雖殊而其性固未甚相遠也且吳楚諸方在春秋猶稱蠻夷不得上同中土至川貴雲南宋室俱置外授厥所繇惟以其言之鴃舌衣之左衽是非徒見其習而然耶若我

高皇聖化則不論其左衽之何如而惟文物衣冠以統之不論其鴃舌之何如而惟正韻官話以齊之是非獨信其性善之近而泯其習俗之遠而然耶故每惜儒生常談謂不親三代隆盛不思今日生

敭之徧紀綱之同，又古昔聖賢徒勞想望而莫獲身親見者也。若仰體

高皇木鐸溥天率土之心，而益彰以孔孟習善成性之妙，則王道蕩乎萬年無斁，非天下古今一大快事耶。

羅子謂一生曰：人之所以爲大者，非大以身也，大以道，大以學也。學大則道大，道大則身大，身大則通天下萬世之命脈以爲肝腸，體天下萬世之休戚以爲爪髮，疾痛痾癢，更無𢇁我，而渾然爲一，斯之

謂大人而已矣豈惟孔子即伊尹身任先覺亦曰視民之溺由已溺之今世道之根本在此學此學根本在友朋友朋不能相信不免誹議豈盡其本心哉亦以得失之故鬧見之偏蔽陷其心之良所謂斯民之溺大人視之正思被髮纓冠奔走救援方是不怨不尤之恕而欲立欲達之仁也不此之尚而惟適已之便焉此沮溺之徒則可擬之夫子辟我之心我與汝自待之志其可與不恐不待辨而自明也

朱生大實以孝死或過之羅子聞而嘆曰噫死生亦大哉孰不於朱生難之是故莫難于死又莫難乎孝而死而尤莫難于從容冠裳而了無顧惜以死也則又惡論其過與弗過也且過弗過亦難以跡論也古謂臣死忠子死孝女死貞士死知已何茲四者皆是當一死哉蓋其根諸中者深至感諸外者迫切忽忽不自有其躬者時也亦勢也發諸性天而莫可自已者也此惟身當其際者知之而能以論之左右前後之人也哉今執左右前後之見

以律身當其際者之心則過而過也信乎其難言矣況古今急于親而死者亦非一人然聖賢往往表著經傳而未之或過者誠見夫其勢迫其情切其迹雖過而有不能自已者也故如朱生者即無他行而其篤孝若是亦蓋棺事定矣

羅子曰孟子之言壽也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赤子必不學是心則質之至者也大人與天地合德而貞觀與日月合明而久照是人則壽之至者也

羅子雲南致書曰、汝等在家、將此學問着力、不要在富貴上動念。富貴時分多造業、時分多汝等清茶淡飲。平平過日、便見福緣、

羅子語友曰、某幼時與族兄訪一親長、此親長頗饒富、凡事如意、時疾已亟、數向某兄弟嘆氣、歸途謂族兄、此翁無不如意者、而數嘆氣、何也、兄試謂我兄弟讀書而及第仕宦而作相、終時有氣嘆否、族兄曰、誠恐不免、某曰、如此、我等須尋不嘆氣事爲之、某于時便已定志、吾子勉之、一日徵友新功、友

對以理會無思無爲之本、使此未發時、澄澄湛湛、則隨時隨手、順達將去、曰此一幾、于并歸一路、甚好、然有所見、莫不是否、無思無爲、莫不是着想成一光景了、亦果能時時澄湛否、隨時隨手、果能動中否、友無對、曰如吾子所見、則百歲後易簀時、欣欣瞑矣、吾則以爲真正仲尼、臨終不免嘆口氣也、次早羅子顧友大聲曰、大丈夫須放大些志氣、莫向兒窩裡作活計、

羅子出守寧國、或謂曰、兄見存翁否、羅子曰、頃見一

溪意氣視舊無異、羅子曰、不免傷感大多耳、江陵曰、何故、曰閭閻疾苦不能一一上達、江陵曰、卽韓范富歐亦不能一一俱達也、羅子笑謂大夫曰、某輩連宵懽呼慶幸、皆以老先生受知

主上、大用明時、卽臯夔稷契將不多讓矣、江陵曰、然則堯舜獨不病博濟耶、曰、此自人言堯舜者耳、自鄙見論之則唐虞君臣、刻刻時時求博濟也、江陵默然、

羅子入覲晤張江陵方爲裕邸講官、羅子謂曰、公今

責任、吾有一語問公、須隨腳即荅、勿容擬議、張曰
何語、曰、公每對講時、果有必欲堯舜其君否、張沈
吟久之、曰亦此甚難、羅子嘆曰、公所居何等責任、
乃無一段眞精神、以感格君上、而第爲上負天子、
下負所學哉、時有吏部從旁解曰、此亦無可奈何、
羅子切責之曰、吾與張君言至此、意爲滴淚、而君
猶爲誑言以相寬、是殺人心者也、且君之子病篤、
萬無生理、猶延三四醫人、日夕營救、此時肯曰無
可奈何否、聞者愯然、然江陵之心竟不可轉移、人

之柄國、且怒羅子、罷其官歸矣、

羅子以講學去官、或請少輟以從時好、羅子曰、先人所付家儅、而我平生所事也、若之何舍之、況今去官、于講學也益宜、或曰、不爲黨禍懼乎、曰、人患無實心講學耳、實心講學、必無禍也、黨人者、好名之士也、非實心講學者也、

梁兩川公遇難、羅子鬻田得百金、贈之、且致書解于當道、或問其故、羅子曰、彼爲學得罪、子爲學而救、何必論其學之是不是哉、

羅子適閩，有囑之者曰：今時講多本儒先，我師若任意排斥，恐致紛爭。羅子感而泣曰：某愚生平雖不肖，然于人無一敢慢，于德無一敢忘，况諸儒先恩同大造，乃敢無所忌憚而妄肆異同也哉？但謂世家子姓若善繼述，則先業不妨整補，苟坐視傾頽，束手待斃，是尚得爲善克家者哉？今時紛紛講説，多以淺劣妄談經旨，誠爲拙匠之斵棟材，庸工之雕瓦，非徒無益，實反害之，故不惜盡言，將使學人知此等俗說，非先儒至意，舍而他求，求而深造，

則微言妙義之精，自有左右逢原之日。此其輿望惓惓之忱，乃語病多端，失不自知，承教警醒，當加簡點。

羅子會講，適有僧在座，羅子問曰：儒者家言心言性、言念言意、言慮言才，紛若繭絲，諸微細試一一爲我除。僧默然久之，謂羅子曰：我今見近溪稱作近溪矣，不知尊夫人作何稱謂？曰：謂我相公。曰：尊公如何？曰：行六。時喚吾行六，然則爲諸生時，廣文先生又如何？道曰：道子字。僧向羅子曰：汝有許多

名色也、羅子欣然遂下拜、

或問養生家守中之訣何如、羅子曰否否、內典謂吾人自咽喉以下、是謂鬼窟、天與吾人心神、如此廣大、如此光明、蓋塞兩間、弥六合矣、奈何作此業障、拘囚于鬼窟中乎、曰然則調氣之術何如、曰否否、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安用調、曰吾人寓形宇內、萬感紛交、何修而得心和、曰和妻子、宜兄弟、順父母、斯和矣、天臺耿氏聞而嘆賞曰、此玄宗正訣也、不獨伯陽飯心、釋迦合掌、卽尼父復生、當首肯

矣。

諸孫侍坐。羅子曰、先大夫有個比方、汝等知之記之、嘗曰、人之往世、即樹在于地也、欲樹枝幹茂盛者、須先壅培根本、人之家業、即其枝幹、不惟樹之枝幹有根、而人亦有三條大根也、蓋我此身、父母分胎、父母其一也、此身兄弟同胎、兄弟其一也、此身妻子傳後、妻子又其一也、若能孝父母、和兄弟、善妻子、三根得培、而身家產業、有不發越者哉、但斬傷此根、却有斧子兩把、急急先要慎防、其一則是

逐虛名，其一則是積厚利，若人犯此二病，則父母兄弟妻子，總付度外，而不相顧惜，細看世人同受兩斧，日夜戕伐，却日夜只思量家業茂盛，縱一時苟得，而不久凋殘者，紛如矣。

或曰，公之學大而無統，博而未純，久後難以結果，羅子改容進曰，承教謂大而無統，博而未純，竊意大出于天，幾原自統，博本乎地，命亦自純，故三才合德，乃成聖果，今若舍大以求統，舍博以求純，則世儒之把捉意念而務[illegible]，先輩[illegible]為虛[illegible]，[illegible]又安得

結果而言統且純哉

羅子與人書曰某今七十有二改歲則孔子逍遙曳杖之日矣回頭四顧滿眼一空雖甚癡呆亦何短長之較而勝負之爭耶第不肖之爲人也嗜好不他着精神不他費惟是此學以係本根大幸苦心不負蚤遇至人將語孟學庸以暨易經悉滌塵埃晶光天日三十年來穿衣喫飯離居入寤注意安身頃刻不離聖域是以披瀝矢心號呼世夢中或觸怒生憎萬死將不悔避

羅子疾訓諸孫旬日皆非昔聞諸孫請曰大人疇昔何不少露一機乃待今日也羅子笑曰天地大道本之化生出之自然若言說可以指陳意見可以方度俱爲滯泥堪作何用故未至今日汝我不得而速之既至今日汝我不得而遲之

羅子別同志書曰不肖謝世萬罪萬罪會語幸毋忘平生也性命一理更無疑矣臨期奉報心幾欲語行辭歟然珍重珍重

或問疾羅子曰我于塵事不着一毫此心廓然矣

或曰、老師疾宜用玄門工夫、羅子曰、玄門養生壽僅百餘、若此學得力、則自是而千年而萬年、猶一息耳、諸孫復懇如或人、曰汝輩與諸友、着緊此學、便是延我命于無窮、不爾、縱年歷數百、奚益、

羅子冠服禮天地祖考、畢、端坐中堂、弟子請教言、羅子曰、徒言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羅子曰、人生天地間、須要有頂天立地志氣、不可一毫落寞、

羅子曰、仁者人也、人渾然只是一個仁、便是修身爲本。

諸孫問考終有何語、羅子曰、諸事俱宜就實、盂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

羅子曰、我歸後遊方僧道、一切謝卻、我本不此立脚、但因其貧濟之耳、力量有大小、汝曹自斟酌之、

孫問羅子去後更有何神通、羅子曰、神通變化、此異端也、我只平平、

萬左史問疾、羅子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

原不隔乎分塵，故人已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諸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胸目中，更有何物可有耶？願同志共無惑焉。時七十四翁羅汝芳頓首書。自茲絕筆

萬子告退，羅子猶正立拱手而送，復端坐目諸生曰：夜還來坐。

九月初一日，羅子自梳洗端坐堂中，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各微飲，仍稱謝，隨拱手別諸生曰：我行矣，珍重珍重。諸生懇留，羅子愉色許曰：我再盤桓一日。

乃復入室、

初二日、午時、羅子命諸孫曰、扶我出堂、整冠更衣、坐而逝、萬曆戊子年

心性下終